

# 老兵新传

李准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98

电影文学剧本

老 兵 新 傳

李 准 著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1958·北 京

# 老兵新傳

李准著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\*

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公厘  $\frac{1}{36}$  · 印张  $2 \frac{1}{3}$  · 字数 68,000

1958 年 8 月第 1 版

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,500册 定价: 0.22元

統一書号: 10061.91

## 内 容 說 明

这个电影剧本描写的是第一批开发“北大荒”，并在那里建立起第一个机械化农场的英雄们的故事。

剧中主人公“老战”，是个久经战斗锻炼的革命军人，在解放战争临近胜利结束的时候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到冰封雪冻、人烟稀少的东北边境大草原上开垦荒地。从三个人，几把镢头和几桿枪开始，他领导着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一支队伍，和各种各样的困难进行着不知疲倦的斗争；在上級組織的深切关怀和全体农工的通力合作下，他們终于征服了困难，在短短的时间內，一个拥有广大耕地的机械化农场，终于完整地建成了！

通过这个农场的建设过程，通过一连串的激烈的斗争，作者生动地刻划了“老战”这个为革命利益而奋不顾身的、在一切困难危险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的丰富多彩的形象。圍繞着“老战”，随着农场建设的进展，作品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富有典型意义和不同个性特征的人物。通过这些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他們之間的相互关系，以开垦荒地、建设农场为背景，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雄偉、壮丽的生活图景，热情地歌颂了集体的力量和劳动的偉大。

## 第 一 章

城市街道，人民解放軍向前挺进的雄壮行列。

字幕：一九四八年。

远远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。

两个穿軍服的人，騎着两匹馬在画面上掠过，順着大街向一座办公大楼奔去。街道的墙上，写着橫幅標語：“支援解放大軍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“軍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。”

### 二

财务秘書室的門。

一只大手使劲扭着門鈕，但沒有扭开，又使劲地拍起来。

从門里探出来一个姑娘的头，她用愠怒的目光打量着拍門的人：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年紀，紅臉膛，高鼻梁，眼角上总是带笑的魚尾紋，臉上洋溢着健康而乐观的神采。他穿着一身褪色的草黃軍服，披着一件老羊皮短大衣。戴着个皮帽子，遮耳聳立着，这就是老战同志。

“找誰？”姑娘問。

“請你先讓我进去。”他笑着故意装着怕冷的样子，姑娘的目光落在他带着泥濘的黃色馬靴上。他使劲地踩了一下靴上的泥，姑娘抿着嘴笑着翻了他一眼，把門开开讓他进去。

姑娘坐在办公桌前問着他，她是財委李主任的秘書。

女秘書：“你找財委李主任有什么事？”

老战：“他是我的老上司，进城順便来看看他。”

女秘書：“他沒有時間，現在正開各專區財委主任會議。”

老战：“那麼明天呢？”

女秘書：“明天還要開會。”

老战：“那麼後天呢？”

女秘書：“後天是星期天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還有個星期天！那麼他家在什麼地方住？”他站了起來。

女秘書打量了他一下：“這個不能隨便告訴你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好吧！……”

老战大踏步走出來，女秘書由於關門太急，擠住了他老羊皮大衣袖子上的破縷。

老战：“請慢一點！”女秘書開門，害羞地無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老战走在走廊下找他的通訊員，他叫着：

“小冬子，小冬子！”一個穿黃軍服的小伙子答應着走來。樣子机灵、天真、純潔。他正在有趣地好奇地玩着走廊下的暖氣管子的開關，因為他沒有見過。

小冬子：“回去嗎？”他說着就去拿馬鞭子，提大帆布包。

老战：“回去還得住店，走吧！”他指着門戶深重的大樓：“她不給通報，咱們就別麻煩她了！咱們自个兒有腿！”他看了看秘書室，就悄悄地、逕直地向辦公大樓里边闖去。

### 三

三層樓上，老战找尋人的簡短送印。

一個中型會議室。

會議室的里边，一個精神矍鑠的灰白頭髮老头在講着話，這是財委的李主任。

李主任：“現在我們要支援解放大軍的糧食，還要支援已經解放的城市糧食。將來還要供給各個大城市充分的糧食。我們不但要把這些城市拿下來，還要管人民吃的！因此我們要開辦農場，要開墾荒地。這是個新工作，也是個長遠的事業！就是艱苦一點……。”

會議室門外，老戰悄悄偷聽着，心花怒放。

李主任：“……你們誰有這個志氣，有胆量，可以給你們兩千响荒地！給你們二十部拖拉機，先去辦它一個！……”

老戰在門外聽着跃跃欲應，急不可耐。

聽報告的人興高采烈的想發言。

李主任：“現在的職務沒關係，不管你們現在是專員或者是……”老戰突然闖進來。

老戰：“報告！李主任，我……我願意去，能不能叫我去？”他由於太興奮，老羊皮大衣滑落在地上。

李主任：“你是哪個專區的？”李主任吃力地拿下眼鏡用花了的眼睛望着。開會的人也驚愕地望着這位闖進來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
老戰：“我不是來參加會的，我是戰長河，老戰！……”

李主任：“唔！——”他好象想起了他，他招着手。

李主任領着老戰往自己的辦公室走着，經過女秘書的辦公地方，女秘書奇怪地望着這個跑進來的人，老戰和她交換了一下難為情的目光。

老戰跟着李主任走進里間去，小冬子把帆布包放在地上，他向這個年青姑娘吹起牛來。

女秘書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這是誰呀？”

小冬子眯着眼睛湊過來說：“他嗎，可不簡單哪！他姓戰，就是我們的縣長。過去于過游擊隊長、解放軍的營長、縣武工隊長。是個呱呱叫的神槍手，日本鬼子都怕他！他還是個畫家……”他正說的有勁，女秘書打斷了他的話。

女秘書：“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呀？”

小冬子：“这个嗎！……”他窘迫地想着。

女秘書：“美术学校？”

小冬子：“不！比这个还要大！”

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，他和老战正热情的談着話。

李主任：“你們几个都轉到地方上来了？”

老战：“是啊！我們在县里一直和土匪干了一年多，現在把剩下的几小股赶到大山里边去了。我們也就正式挂起牌子办起公来了。”

李主任：“啊！好么，地方上需要你們，我們要建立我們的县政权，还要搞建設！”

老战急促地：“我就是来向你这个事兒。你知道，当县长那个活兒我不习惯！我真希望去办个农場，我早就想干这个工作。有一次我們追土匪到大草原，嗨！一看那么大片的土地都在荒着，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。”

李主任：“不过到那儿开荒地，是很艰苦的，冷得很！你的身体……”

老战急忙說：“我这个人就怕热，偏偏不怕冷！”

李主任：“这还是个新事业，沒有基础，万事开头难！……”

老战急忙站起来說：“李主任，沒关系！你发調令吧！我这就去。”

李主任：“唔，那好吧！那么你就是我們第一个农場的場长了！”

老战：“好象你还得給我点什么。”

李主任：“已經給过你了！”

老战：“沒有啊？”

李主任：“就是一句話！”

“呵呵……”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

#### 四

一个小車站旁的小屯子。

大雪复盖着茅屋和村街，屯子里象死一样沉寂。

老战、小冬子和他們新带来的总务科长周清和，走向一家門口。門内，一个老头兒和一个老大娘从門縫里看着他們，她还分辨不出他們是什么軍隊。

周清和上去拍了两下門，由于拍得太重，老战把他拉过来。他自己拿着小烟袋在輕輕地、巧妙而有节奏的敲着門，这声音簡直象一曲愉快的音乐。

“誰呀？”里边老大娘开腔問話了。

“開門吧！大娘，我們是到草原去过路的，雇个爬犁。”老战說着，老头兒藏到后边去，門开了。

老大娘：“我們家里沒有人哪！”

老战笑着：“不用怕，大娘，咱們是解放軍，叫老大爷或者大兄弟出来吧！”老战有經驗地說着。

老大娘喜出望外地朝里边喊着：“老头子，解放軍！”老头兒从里边跑出来，拍打着身上麦秸，笑着說：“惹你們見笑，原来是咱們自己人哪！”他又跑到門口朝街上喊着：“乡亲们，是这一家！”他用手比个八字。

緊閉的門戶都“拍打”、“拍打”开开了。

#### 五

冬天的草原。（鳥瞰）

皚皚的白雪象厚被一样复盖着茫茫无垠的草原，極目望去，尽是一片銀妝世界。一丛丛枯黃的鵝冠草，小叶樟草蜷曲在雪地上，秃秃的灌木枝極被大雪压得弯着腰；雪地上殘留着的野狼、狍子、狐狸和野兔的脚迹。从各种迹象看来，这是一块人迹罕到的地方，这是野狼和兔子出沒的世界。

三只狍子在雪地上出現。它們諦听着什麼，突然吃惊地向着远方雪地跑去。一輛雪橇从远远的雪地上象一个小黑点慢慢地駛过来。

雪橇上坐了四个人。赶馬的是小屯子里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兒。老战坐在雪橇上，用惊羨的眼光看着草原，小冬子也兴奋的張望着，不时推着和他們一道来的总务科长周清和。

小冬子：“你看！你看！”他指着狍子，推着睡着的周清和，周清和翻了个身，用羊皮大衣蒙住了臉。

老战向四周張望着，好象眼睛应接不暇。

老头兒：“……我們这兒人口稀，离区政府就是一百三！因此常有‘胡子’！”

老战：“你們这个村再往东还有村子沒有？”

老头兒：“沒有了，我們村是咱們中国最靠东的村子了，这往前走，都是大草原。”

雪橇走到了一块辽阔平坦的地方。

老战喊着：“停一停，停一停！”

老头兒：“又干什么？”馬站住了。

老战跳下雪橇，用手迅速的扒着雪，又用腰刀挖了一把黑油油的泥土——这是团粒结构的黑鈣土。（特写）

“嗨！——”老战高兴得用鼻子嗅着。

老头兒：“走吧，多的是。你走十天十夜也走不到边兒，尽是这种土。”

“得！得！”老头兒吆着馬，雪橇又向前走了。

老战：“老伙計，这兒真过瘾哪！”他抽着老头兒的肩膀。老头兒掀着帽子的遮耳：“你要吸烟嗎？”

老战往他耳朵跟前凑了凑說：“我說这兒土地真过瘾哪。尽是一馬平川地，这能打多少粮食啊！”

老头兒：“多着呢，土地还肥的很哪，十年不上粪，它照样长庄稼！”

老战：“啊！”

老头兒：“稀罕吧！还有呢，有你吃的肉。我們这兒叫‘捧打獐子瓢勺魚，野鷄飞到飯鍋里’，天上飞禽，地下走兽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”

小冬子：“啊！还有什么？”

老头兒：“就是荒凉啊！我們这兒年轻人有个小調兒，叫做：‘北大荒，真荒凉，鷄冠草，小叶樟，又有兔子又有狼，就是缺少大姑娘！’ 知道吧，地是好地，就是沒有房子，沒有热炕，也缺少娘兒們！”

老战：“你精神挺好啊！”

老头兒：“哎！就是爱說笑話。你同志年紀也不小了吧？”他端詳着老战。

老战：“兒子已經快二十岁了。”

老头兒：“哎，我說的，你同志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冬子：“当县长，知道吧？”

老头兒：“知道，知道！七品哪，要說你得坐瓜皮綠轎子哪！”

老战：“你这个木爬犁比轎子还舒服哪。”

老头兒笑着：“哎！瞎話！瞎話！”老头兒叹了口气說：“在我們这兒就是苦啊，要說这‘北大荒’草原上也是块宝地，金子、人參都出在这兒，还有这地板多肥哪，可就是太冷了。說得远一些，恐怕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現在，这地上还沒长过庄稼，鬼子也想来开过这荒地，可是还到底是給冻跑了。”

老战：“啊！他們来过呀！”

老头兒：“是啊，可是也給冻跑了。唉！同志，你們来办农場啊，是个好事，可就是这兒待不住啊！”他說着摇了摇头。

雪橇繼續向前走着。

## 六

在一片空曠的雪原上。一個破舊的水泥碉堡前。

老戰叫雪橇停了下來，他端詳着碉堡：“給咱們，倒不錯！這是日本人搞的吧？”

老头兒：“對了。”他抱着鞭子踩着腳。

老戰：“小冬子，叫老周，就說到農場辦公室了。”

老头兒吃驚地：“唔！”

老戰拍着老头兒的肩頭：“這以後，咱們就成鄰居了，來串門吧。”

老头兒：“唔！”

象龜蓋兒似的碉堡門前，掛着個木牌子。牌子上写着不太好的毛筆字：“第一農場籌備處”。

在碉堡旁，老戰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正在挖一眼井。

老戰正挖得滿頭是汗，他跳上來把鎬給周清和。

老戰：“老周啊！你挖一挖，一挖就不冷了，頂得上一身老羊皮袄。”

周清和：“行。”他難為情地跳下去，有氣沒力地挖着。

小冬子：“明天過年，我們這口井挖成，就不再吃雪水了。”

老戰：“明天給你們打兔子吃，改善一下生活。”

碉堡中，用干草打的地鋪占了一半地方，另一邊放着行李、面粉袋、做飯炊具和槍。

幾塊樹根在燃燒着。

老戰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擠在干草地鋪上，他們在研究老戰畫的“農場房屋建設圖”。這不是什麼建設藍圖，而是畫着一堆堆小房子的畫兒。老戰正在小房子前畫着各種小人來標志着這些房子的用途。

老戰拿着筆在端詳着，修改着。他嘴里說着：“這是辦公室，這是……馬棚，這兒放拖拉機，這是醫院，這是小學校……。”在

那張圖上出現着穿干部服的人、小馬、拖拉機、帶口罩的人、小學生。（特寫）

小冬子：“老戰同志，醫院和小學校不能放在一塊，小孩子吵的太利害呀。”

老戰思索着：“嗯，……那麼放作食堂，這兒改作小學校。”他把畫上的小學生換作炊事員。（特寫）

他們在有趣地討論着，周清和在一邊偷搖着頭。

老戰看看這張圖：“嚙，行了！”

小冬子：“老戰同志，我們打算在這兒待多久？”

周清和也留心听着老戰的回答。

老戰：“干嗎問這個？”

小冬子：“我是說，咱們在這沒人煙的地方，打算待多少年？”

老戰：“我嗎？我昨天把坎地已經看好了！”

小冬子：“啊，那麼說你是打算在這兒住一輩子？”他好奇地問着老戰。周清和靜听着，痛楚地搖了搖頭。

老戰微笑着說：“是啊！這麼大的草原，這麼好的土地，是有個干頭哩！你呢，小冬子？”

小冬子興奮地：“我跟着你。”

太陽慢慢地向着銀白色的雪原上沉落下去，在遼闊浩瀚的白雪上，映照出一片刺目的粉紅色光芒。在蔚藍的蒼穹下，橙黃色的夜幕漸漸籠罩住了草原。

## 七

夜。

密密麻麻的寒星擠在灰暗的天空，草原上的白雪閃光和漆黑的夜色爭奪着大地，淒厲的東北風在吼叫着，草原上象死一樣的沉寂。

遠遠望去，一縷濃重的灰煙在草原上空抖動着、飄繞着。在夜

色里，烟柱的下半截閃出暗紅的顏色，再往下边，是那个圓圓的黑色的碉堡影子。

老战、小冬子、周清和挤着睡在干草上。老战和小冬子已經睡得正熟，周清和在瞪着眼想心事。

他翻来复去在考虑着。

## 八

早晨，草原上天空籠罩着阴云，寒风呼嘯起来。

老战由外边鑽进碉堡，他拉进来一捆干草。

周清和：“老战同志，带来的面粉快沒有了！”

老战：“不要紧，明天我和小冬子回車站弄一点，你在这兒看家。”

周清和皺起眉头。

夜里，风在吼叫着，雪花飄起来。

老战和小冬子已睡熟，周清和仍在瞪着眼睛想心事。

他悄悄爬起来。

他悄悄穿上靴子，看看老战和小冬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碉堡門口。小冬子翻了个身，他急忙蹲下。

他忽然掀开木板，鑽出碉堡，跑了。

他跑着跑着，在雪夜的草原上，突然两道寒冷的綠光射住他，一只狼跳过来截住他的去路。

“媽呀！……”他喊着，弓着腰，往后退着，餓狼扒着地上的雪，呲着牙，向他吼着，逼近着。

“有狼啊！媽呀！……”他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碉堡內，老战被喊声惊醒了，他机警地一看，急忙推了一下小冬子：“快走。”

老战和小冬子奔出碉堡，提着枪朝着喊声跑去。

喊声：“狼啊！狼要吃人啊！……”

老战在暗中举起了枪，向一个狼的黑影瞄准。

饿狼狡猾地跑向树丛，未及跑掉，枪声响处，狼应声倒地。

小冬子上去扶住周清和。周清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。

老战又给了死狼脑门上一枪，他抬起了周清和跑掉的靴子，用轻蔑的目光睨着他。

老战：“不要哭了，眼泪太不值钱啦！穿上你的靴子吧！”

周清和越哭越痛，小冬子帮他穿上靴子。

老战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不想干想回家，我们现在就送你走；愿意干，跟我们一块回碉堡。”

老战气愤略为减了些说：“哎！，小伙子啊！你想想咱们的将来吧！这儿将来要长出庄稼，长出蔬菜，还要长出苹果、西瓜，要在这儿盖房子、娶媳妇、生孩子，多有意思啊，怎么老想开小差！”他说着，上前有力地热情地抓住了周清和的胳膊：“走吧，回去！现在，在这儿只有我们三个人，……我们是亲密的同志！”

茫茫的草原上，夜色更灰暗。寒风袭击着他们，三个人迈着艰难的步骤，拉着死狼，在大风中走向碉堡。

## 九

寒风在呼叫着，大雪象张开口袋一样遮天盖地的向草上倾倒着。

碉堡内，老战、周清和两个人伏在干草铺上，静静地看着碉堡孔眼外飘舞的鹅毛大雪。

碉堡的另一角，三根木头架了一个锅架，一个钢精锅吊在锅架上，几块木柴在熊熊的燃烧着，锅里煮的是狼肉。

小冬子由外边走进来，抖着身上的雪：“老战同志，讲点故事吧！今天过年么，讲一点故事。”

老战：“好啊！讲点什么呢？”他拍着脑袋。碉堡外一只兔子在雪地上跑过去，兔子背上复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。老战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讲个张飞作诗吧！”

周清和惊愕地：“张飞？”

老战：“对了！……”

小冬子：“我知道，关老二的兄弟，大黑脸，讲吧！”

老战：“是呀！有一年天下大雪，他老兄是在饮酒赏雪，忽然诗兴来了，就作起诗来。这首诗一共四句：头一句是‘天地一朦朧’，第二句是‘井上黑窟窿’，……”

两人笑。

老战：“第三句呢？是‘黑狗身上白’，第四句是：‘白狗身上肿’。”

三个人响亮地笑起来。

小冬子：“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！”

老战：“没有了。”突然一阵寒风把大雪卷进碉堡的孔眼。一阵寂寞，老战只得又笑着说：“好吧！就再讲一个吧！”

小冬子：“好，好！”

老战：“一九四〇年快过年时候，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，我们就退到大森林里边。二百多个人粮食吃完了，就挖草根吃，各种各样的草啊，有甜的、有苦的，还有象香椿的，光吃草也不行啊！大家就往老林子里找松子吃，就在这时候碰见一群大野猪，嗨！他妈的可大了！……”

声音低隐下去，画面上出现着雪景。尖利的寒风怒吼着，大雪向草原上倾泻着，整个草原被纷飞的大雪弥漫得混沌一片，远远望去，碉堡显得更矮了，更小了，它渐渐地变成了个小黑点。

风雪继续发出刺耳的怒吼声，它象要把草原和天空撕裂开，在这令人发抖的声音中，却隐隐地洋溢着、交織着老战的讲故事声音和小冬子清脆的笑声。这声音好象冻僵了的雪原下喷出来的火焰，它融化着严寒的风雪，融化着冻结的草原。

— 〇 —

雪下得小了，它变成了飘忽的细碎的霰粒。



一只老鹰在天空上盘旋着。地下的碉堡看不见了，它被风雪掩埋在厚厚的雪里了。

碉堡内，黑漆漆的，三个人在沉睡中。

周清和坐起来揉着眼：“他妈的，今天的夜怎么这样长啊！”他推着小冬子：“小冬子，小冬子，怎么天还不亮啊？”

小冬子哼着，老战坐了起来。

老战：“是啊，怎么天还不亮，打开窗洞看看。”

他撕着碉堡洞眼塞的干草，干草撕开了，涌进来一大堆雪，白雪散落在他们地铺上。

老战喊着：“啊！他妈的，叫雪给埋住了，赶快挖！”小冬子也跳起来：“怎么了！”

周清和又痛苦地摇了摇头：“唉——”

他们去掉碉堡门口的木板，用铁锨迅速的挖着雪。雪被挖松了，渐渐地挖开了个圆洞，一线光明透进来。小冬子一纵身子跳出去，弄得满身是雪，他高兴得跳着叫着。

小冬子：“你们出来看看，咱们这个办公室活象一座坟。”周清和和老战也鑽了出来。

老战笑着：“差一点把坟地挪到这兒！”

小冬子：“我说睡着觉得闷的很么。”

老战：“不要紧了，天要晴了。来！把窗洞挖开。”

周清和这时抱着头，缩着脖子故意装着冷的样子，闷闷地不吭声蹲在一旁。

小冬子咧了咧嘴，老战看了看说：“怎么啦，老周，你这个病又犯了吧？”

周清和没吭声，老战又叫着他說：“走吧，到里面烤烤火吧！哎！”他们走到屋子里，团团坐下。

老战又指着一双毡靴說：“今天出去，你穿上这个好了！”

— —